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三目錄

國子監

祭酒

朱訥　胡儼

李時勉　王恂

陳詢　劉益

陳鑑　謝鐸

魯鐸　王激

林文俊

司業

孫作　王嘉會

劉崧　吳源

張智　吳溥

晁璪　沈淵

監丞

張顯　梁里許

林大猷　趙俶

博士

錢宰　石光霽

王紳　羅師程

孫貞　　王復原

徐昌國

助教

貝瓊　　聶鉉

金礪　　[illegible]乙中

司馬珍　　羅用俊

薛俊

學正

蘇伯衡

學錄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刻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三

國子監祭酒宋公訥傳　　黄佐

公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父崇祿元陜西行臺侍御史贈參知政事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爲名家子雅性持重不妄言笑讀書記問該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第慈仕鹽山縣尹遭世亂隱居求志入國朝文名益昌于時洪武二年春正月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訓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九年秋過元故宫盡焉傷之作詩以寓黍離之感誦詩者知其明於春秋㦛彧之辨也十三年四輔官杜斅薦訥才堪任

用勑符召至京師　上與訥語大說之授國子助教
講經發難擊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十五年五月同
諸儒應制撰諸勑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拜翰
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尋　命撰國子監碑文又復稱
旨賞賚衣帽文綺及鈔已而召其子安賜鈔十錠
七月　上覩尚書至敬授人時謂訥曰敬天之事後
世中　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
崇高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寖薄
由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
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

民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後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尋有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乃欲朕一人理之乎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舉得賢與否繫夫舉之者何如爾　上曰然小人所舉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月以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　上親製詩詞曰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蓋時運

盈不矜而壯衰相臨故也然昔望於磻溪猶有非熊之兆而興周八百爾訥年雖高適宜往欽哉訥感知遇每有所補拾日見親信嘗寒附火火燎脇下衣至膚始覺　上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致神怒若此邪訥頓首懃謝時太學初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適遴慎者掌之師生相訐教尼不行十六年訥轉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請于　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　上由是特厚眷之慮功臣子弟有不服朴罰者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受教一日訥有疾　上遣

中使致諭有曰卿秉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脩
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泰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恒
謂訥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上命繪其像肖焉賚
溢　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至望江溥特　勅召
之還俾便侍養其後邈僾遲類此十八年二月又甬
求直言詔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安獨夷奉貢惟沙
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患
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
士馬疲勞　陛下欲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
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

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終匈奴師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

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田且耕且

守著爲令乙丑戊辰兩科　上策進士魁選恒在太
學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大破宿昔學錄金文徵畏
其教範嚴厲嫉吏部尚書余懋移文以年老致仕比
詣陛辭　上訊知其故以懋蔽賢擅權併文徵等皆
謫之賜諭慰諭居位如故二十二年五月建歷代帝
王廟及廣惠諸祠落成例使翰林誦陞祀其事　上
以誦文體莊重乃特命誦撰之誦屏常饌食恒在箱
房未始一日宿于家二十三年春正月誦有疾　上
遣尚醫來治二月乙未朔疾革子麟等抵諸監官懇
請歸家誦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

社兩祭齋戒中丁酉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
薄暮甫抵家卒年八十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追臨
發柩時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出于官故事文臣
四品卹賚者盖異数也長子麟擢進士第拜監察
御史出壬望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其後歲辛未太
學生有選舉太魁者　上思訓曰此朱祭酒訓廸之
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訓門　上每舉訓爲
教國子者楷法復祖服闋　上召爲國子司業進而
諭之曰若尚思繼武若翁也其始終眷注自開　國
以來文臣罕有其比人以訓素履純恪所致云訓家

西南三里即郗子堤忠肅公嘗構亭名曰西隱訓更
築白雲茅屋其間故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今
行于世

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傳　　實錄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縣人大資穎悟自幼好學博覽群籍於凡天文地理律歷醫卜之術靡不通究由舉人歷華亭長垣教諭上疏乞就近養親改教饒之餘干洪武巳卯以薦授桐城縣知縣永樂初用翰林學士解縉薦召試之　太宗悅其文遷翰林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甲申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讀未幾陞國子祭酒庚寅　車駕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改元春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宣德初召至京欲留用之儼

復以疾辭歸居家以師道自重方岳重臣率多出其
門見者必執子弟禮正統八年八月卒訃聞遣官諭
祭安葬儼持身以正教人有法爲師有恩義立朝有
裨益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卷大異之曰此經濟之
文也特錄三塲於衆作之前批云若得立玉階方寸
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曲後溥果
大用人以爲知人有文集傳于世

祭酒李忠文時勉公傳

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其先金陵人徙吉安爲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三殿災詔求直言公爲侍讀陳十五事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疏忤　旨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洪熙改元復上二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疏入召問公對不屈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肋斷者三時恍惚中見有朱衣神人庇之曳出下獄神色自如先是折肋內向不相著及用挺紐斷骨忽自接宣德初復其官尋陞侍讀學士一日召同諸大臣游內苑　上撒金錢衆爭

取公獨正色立正統六年公爲國子祭酒初公與陳
敬宗在翰林袁忠徹見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
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寢陋者未信後二人皆至
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
恥抑奔競别賢否示勸懲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
能婚殯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賙給督
諸生讀書興寢有常終夜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
以察勤惰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執儒禮不
附已傾構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
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

致仕去諸生涕泣走送覲者塞途商賈爲罷市既歸貧不能給又明年卧北狩北面頂首祝勑上疏言選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三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鄒祭酒守益祠記謂長孺責難於漢庭廣平正色於思協元宗遺愛於大學甄氏辭榮於少傅萃公一身云

李時勉爲祭酒趙琬爲司業李先生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放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徒入僕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折勵尤切夜誦務盡二更將

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房內喚起讀書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二三人侍坐談講先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聽者忘倦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日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時過此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助教李洪嘗謂予言前歲學內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即掩卷起身免

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獨先
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
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
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柳寘監前
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
代柳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
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
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衛卒中亦不可多得然
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是年夏先生引年
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帳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

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先生舟發然後歸無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以驗先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湖州人初至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群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處有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間謂予曰新學正有識能言諸人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曰魏後復姓李守官淸白獨不受諸生贄禮果不負先生知待之意

祭酒王公恂傳

王恂字用誠公安人初名振字伯宣以與中官同改名恂宣德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正統四年授檢討預修宣廟實錄轉修撰正統己巳遷大理寺丞延撫貴州克舉巡務賑窮掩骼民夷懷畏景泰二年召改爲右春坊右庶子晉司業事誘迪諸生循循勿倦四年陞祭酒初楊文定公柄國恂從之游護厚不諱溥稱之曰吾鄉後進若恂者其文行忠信士乎卒年五十九遣官致祭給舟歸其喪所著有誠齋集

祭酒陳公詢傳

陳詢字汝同早失怙事母以孝聞登永樂戊戌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出知安陸州景泰初　召復故官陞大理少卿巡撫北直隸改太常少卿兼學士終國子祭酒致仕卒年六十六詢性峭直寡言笑平居儼然飲酒能多而不亂在官處僚友和而不同人不敢干以私秉道嫉邪　出天授正統中中官王振怙寵公卿皆下之劉忠愍李文毅忤之皆得奇禍詢絕不與通振銜之故有安陸之謫方是時詢直聲動天下人皆爲危之而詢怡然不以爲意也編修梁諲病

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陳同年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
孤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及謹卒爲經紀其家事
無不曲盡至冒謗毀而爲之不卹嫁其女得松人黄
瑜後參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于友誼如
此爲文章淸勁有氣骨類其爲人主考兩畿判國子
獎拔士類甚衆若嚴銓丘濬揚維宗彭韶施槃輩後
皆爲名臣

國子監祭酒劉益傳

國子監祭酒劉益字崇益江西吉水縣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正統己巳陞湖廣左參議天順己卯入爲國子祭酒舊制國監錢穀不鉤考爲養賢也其後廢會儲而椒鹽等物俱折以錢鈔然不時給諸生多爲他用至益爲監心問禹錫所訐戶部尚書年富以聞命官覈實遂下典簿徐敬暨禹錫獄詞連益併鞫之敬誣成益以事由家僮得末減復職然國學錢穀鉤考自茲始矣益寬厚坦夷不爲城府所至政無顯迹及主教國學惟按資序撥歷無所建

明故事祭酒有缺多用翰林宿望益與大學士李賢同年進士徙以其外貌用之文學弗克其位士論不𢙣天順八年五月卒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鑑墓誌銘　吳　寬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爲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爲得人公爲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鈔若干爲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爲公錢用之蓋吏教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顧以法繩人人漸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已者几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爲

意事途　上聞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力辨公歎曰
吾官至國子監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掉口舌乎
不吐一詞竟服將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背
坐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爲公訴誣枉不
報士論冤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　朝廷一旦辱二
大臣去之如反覆手又爲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
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
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公諱鑑字
緝熙本世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寅避地長洲
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

方幼稚編修君謫戍蓋州道京師過公故人范叔積
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爲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
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
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
棄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
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
爲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
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
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充經筵講官七年遷修
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

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遷充　東宮講官六年主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還侍讀修　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教庶吉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爲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爲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沒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

人以爲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　朝廷方修實錄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止好藏書并古書畫器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板刻其投贈諸詩行于國公之爲文才贍而氣完所著號方蕃集凡若干卷書筆札至臨模古人真蹟殆不可辨

右八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贈禮

部尚書謚文肅謝公鐸神道碑　李東陽

公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台之太平人少爲縣學生

天順己卯舉鄉薦第二甲申登進士第入翰林爲庶

吉士乙酉授編修成化丁亥預修英廟實錄成陞

從六品俸乙未秩滿遷侍講仍加從五品俸戊戌以

家艱去既免喪謝病居數年弘治初臺諫部屬言事

者交薦之會以修憲廟實錄徵乃起供職庚戌擢南

京國子監祭酒辛亥致仕歸薦者以十數特擢禮部

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命吏部遣使即其家起之公

再辭不得遂得疾徑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京辭所加職以本官治事亦不許居二年辭至再癸亥修歷代通鑑纂要　命為潤色官既又五六上後乞歸養疾乃許命給驛以行令有司候病愈聞奏正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會權姦用事恐其復起遂仍致仕庚午正月二十四日終於正寢蓋公出處履歷之槩如此可謂得其正矣公為編修時嘗奉　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舉矣為侍講撰經筵講章必盡

所欲言者在南監勤以身教每歲約束諸生班見
禮捐皂役錢籍勝夫錢于官購東西二書樓以庋鏤
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君擇師
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在北監
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衛而多狹斜以爲褻慢
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
直皆出夫皂顧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貧困者亦有
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又別祀叔梁紇曾
晳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而議黜吳氏者尤切皆
不果行凡所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

人之意雖尊官要地忌者不能無而輿論所歸若出一口其辭則相率請留其去則爭爲論薦如輸粟納馬諸途素爲所擯者亦連名薦之前後所上辭疏朝廷每優詔慰答至停祿以俟命俾子告歸既其没也特贈爲禮部尚書謚文肅遣官諭祭令有司治葬事終始極備皆平生意望所不及公道之在天下固不可泯哉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遺養後輒無意仕進少從從父寶慶知府世修學師事終身及玉城山人世懋早卒並集其詩刻之其父贈禮部侍郎世衍嘗出祭田三

十畝公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間以
葬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弟姪數亦如之又修宗譜
構墓廬爲合族計其高祖孝子溫良遺行久弗白至
公始表著之祖母趙氏以節死後公以侍郎考績請
贈所得封誥移爲旌典詔特表爲貞節之門仍予諭
命以至鄉郡諸先正遺文善行皆輯錄以傳與南京
工部侍郎黄公世顯爲知已始終不負媢嫉知識因
之者皆有周邺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
第疏食隨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衍力追古作當所得
意殆忘寢食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評騭多前人所

未及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
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
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璒忱稿及
綬餘誠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當直
經筵撰講章必盡所欲言者嘗發明誠之者人之道
謂務虛名而不求實用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便是不誠又如梁
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不能明於治道之
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勵精
圖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

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僊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
固執也時　純皇帝頗有偏好釋以此諷然　上不
以爲忤也公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禦事宜其畧曰
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
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
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黄甫川西至榆林抵寧
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
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
人之境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
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脫唐債帥士卒戰没而名數不開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腹志義乖離向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　會輯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譏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貯于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圯廢之需至今猶行之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謚文恪魯公鐸傳

黃佐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弱冠遊邑庠提學副使薛綱愛其文由是知名全楚成化丙午領鄉薦高等家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任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龍五百年七澤蔦魚皆理道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將雛起幾見梧桐日影圓弘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進士高第改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公東陽雅重之授編修預修　孝宗實錄　武宗即阼詔諭安南鐸充正使賜

一品服以行北至宣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假遺悉
郤之交人稱歎遷國子司業進南京祭酒尋改北京
鐸屢歷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事章句南北士多所
造就尤持清操漸宿弊縉紳歆仰之屢謝病歸至是
復得告建闢園亭蒔花木屏跡深居爲投老計嘉靖
初刑部尚書林俊上書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鐸性
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
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
鐸與謝鐸人品爲類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
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

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
則今日之頌美　陛下將亦同　孝宗矣一時標榜
之臣暨兩都臺諫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皆謂德器
渾粹問學淵源植德易簡宅心熙直莊重渾厚之文
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推卿
佐者五皆莫之應年六十有七卒標榜諸臣以郎典
請詔諭祭一壇賜謚文恪仍令有司營葬鐸性恬退
部望深閎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
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牛馬或紿為鐸物必
釋之其感化如此者有遵北使交東西廂已有圖議

棨若干卷藏于家

中憲大夫國子監祭酒鶴山王公激墓誌銘

羅洪光

鶴山王先生舉嘉靖癸未進士之明年出知吉水吉水劇邑也精于吏者咸病其冗乃先生臨之殊不經意日出公庭數刻發遣公移了爭訟幾事已復操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忘其身之在公庭也暇日與諸生讎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何在雜以諧笑聽者忘疲其說經義不甚規規求合時調即在公庭亦不喜爲時調束縛而其諧笑嘗以取客上官與諸敗官行事爲譬若將諭已意者訟至多引古人發

議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繫以賦役留者言語歐歐如
其家人父子飾縮簡濇惟所欲便不令迫若人亦勝
躍趨事賓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父之跡境內
西人王璣五六輩發其奸宄之處興於是人人又且
畏顧奉法以爲操縱得宜在先生固不一以自奇如
是者三年一日也已而　內召私語某曰吾舅柄用
舛閒方且藉藉吾可以身爲口實乎某力贊其決嘗
先生爲張文忠公乎敬之甥年且相亞又交好也丁
亥擢吏部文選主事戊子出典廣東鄉試庚寅擢考
功郎中郎中滿考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召主

勝黃未幾改國子祭酒兼　經筵講官爲吏部進退
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拔幽滯直已無所他狥
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然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爲人
尸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揣知之往往搆讒相
軋遂决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既歸連遭内外艱心
不勝痛遂以疾終其歸之年僅六十也先生長身玉
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不獨自視甚高望之者
如塵外孤鶴不易能狎久而窺其胸次率目艮讓其
少時抱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兼通諸經弱冠以春秋
魁兩浙而舉進士則以毛詩名常有意辟穀隙嘗僊

釋氏語稍長才名迸出傾壓行輩大宰喬白巖山人
孫太初引爲文字交而於許台仲金汝白應邦升咸
稱莫逆間因徐曰仁朱守中問學於陽明王公徐金
五君皆浙之諸君子也先生平生磊磊若此然僅自
効于下邑方齋顯位未獲盡其所長溘然遽至淪没
豈不惜哉議者以先生之才即無親援固當得顯位
即有親援得顯位忌者必不敢相讒即相讒未有能
自惜其身以屢躓乞退是可多見耶先生名激字子
揚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至先生始徙郡中康樂坊曾
祖珙祖封父鉦以先生貴封通政司右通使母張氏

文忠公之姊與其配邵皆封恭人某爲諸生時先生
試經義賞識之又知其所志不苟故每與語心事比
登第纔一再見而先生别矣先生既葬墓未有銘叔
懋以書來曰子固知先子者不可辭銘又六年始納
銘于墓

侍郎掌國子監事林公文俊傳　　柯維騏

林文俊字汝英號方齋世居定庄文俊生而穎異書過目輙成誦弱冠舉正德丁卯鄉試第一辛未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擢右春坊右贊善歷二京國子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轉南京吏部右侍郎中間預修　武宗實錄兩同考禮闈一主考武舉再充經筵講官　世宗見其玉質矩容音吐中金石意屬大用權貴擠翰林與已者補外文俊賴　聖眷以免吏部會推南祭酒凡四上竟及文俊始允先是敕本監校刊二十一代史未就文俊不數月校定二

十史錄梓以獻其宋史書最繁訛多且　朝議謂宜改
修故缺云改北祭酒值　乘輿臨幸文俊以尚書講
說　世宗甚悅賜衣二襲凡南北六館生罔不肅遵
規條雖貴游子不得踰序南一生遇盜稽程法當贖
金文俊聞其將鬻子惻然爲捐俸吏議卒免贖時有
恤教之須爲吏部方逾歲左脇病疽卒得年僅五十
訃聞　世宗軫悼廕一子加贈南京禮部尚書賜葬
祭太常初議謚曰良曰恪　御筆特改曰文修異數
也文俊涵養完粹誠實不欺待人有恩每爲諍過或
非意相干亦無慍色性至孝禪禍即迎養二親二親

先後致于京邸扶櫬歸哀毀踰節念父嘗日躬耕自給因名所居堂曰力本示子孫勿忘歷官二紀清約如寒士不置媵妾不蓄玩好物所得俸金買田克祀與同祖從子均業其遺與諸子者僅給衣食而已平生慎取予不干人以私有稱人請求書札者獨文後無有士論翕然故没無遺貲文章醇雅雋永有方齋存稿若干卷

國子監司業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知江陰人自曾祖淑川先生傳至作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至正兵起挈家二吳盡棄他物惟載先世藏書兩簏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熙熙怡自若略不為動久之衆為買田築室家於松焉洪武癸丑起纂修日曆授翰林編修官乞外授太平府教授三年選學官任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遷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後

終於漢成里所著惟滄螺集版行于時餘見宋太史
東家子傳

國子監司業王公嘉會傳　　黃佐

王嘉會字原禮浙江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末爲
舉不第乃客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樂就講論
禺來若修脡戶恆滿上游令康伯恩見其詩詞敦雅
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飾已吏事會詔舉明經
嘉會應聘至京　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旨復試其
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年九月陞國
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常數千人嘉會與
訥及左司業龔斆嚴立楷範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
皓如正其衣冠日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

長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優詔調治十七年七月特賜致仕未啟行嘉會卒于官舍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命禮部移文應天府給舟車還其喪及發引之日詔命所在官司備禮祭之

國子監司業前禮部侍郎劉崧傳

劉崧字子高吉安泰和人元季嘗領鄉薦遭亂不及會試教授鄉里國朝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至京授兵部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居官以清苦自持坐事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等誅 上特賜手敕起為禮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尚書事以疾乞致仕許之已而 上思其老成宿學遣使以國子司業起之一見歡甚湯以鞍馬居位未十日遽得疾猶强坐訓諸生疾革祭酒李敬問所欲言崧曰 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

一諭及家事亭年六十一
上聞悼惜之親爲文以祭之曰惟爾有學有行發譽儒
林朕嘉爾能屢膺擢用邇者遣使　爾司業成均簡
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數日間三然而逝朕甚惜
焉已令有司脩禮殯殮靈車歸葬特以牲醴致祭嗚
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置產業居官十歲
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爲北平按察副使
攜一童往至則遣還無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至五
鼓則衣冠起坐待旦值北平兵革之後招徠逃竄慰
安反側惟務寬厚以存大體尤愼威刑之用遇小人

檢狡輙先事防制溫顏巽詞而見者凛然及致仕而
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
政歲歎其姻族之人不能自養者輙周給之嵗嵗歷
中外尤以文學受知於　上其爲文雅粹詩有唐人
風韻所著有北平八府志東遊錄嶺南録及詩文十
八卷藏于家又有蕨方集行于世

司業吳公源傳

吳源字性傳莆田縣人曾祖鳳舉博學多才第宋咸淳元年進士歷官宗學博士入元故官例遍授府縣之職鳳舉强起知興化縣數月辭歸扁其堂曰修初以見志源早孤自知力學惇禮好義學士大夫皆推重之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復以明經授興化府教授十三年中書舍人林延綱薦源德行特詔徵之於是與杜斆龔斆趙民望李佑俱應召至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屢降制諭欲其均調四時繼令各分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

則司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敦教化養
黎元為圖治之本甚見嘉納　上問之東苑命五人
侍應制聯句七言近體一章　上先倡首句曰踞盤
龍虎肇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卿雲炫日明〔臣杜
斆〕王氣瑩然垂景象〔臣溥〕民風樂爾見昇平〔臣龔斆〕山河
百二金陵最〔臣民望〕宇宙千秋帝業成〔臣布〕　上復繼之
曰暗憶六朝興替事臣杜斆遂足之曰禎祥未盡又
加禎詩成上呈　上念其賢復　詔徵赴京授國子
監司業未幾卒于官〔出彭氏丘門衡陽續志〕姪陽係鄉薦國子博
士陽保孫昭成化戊戌進士官終廣西按察副使

論曰高皇投戈講藝徵辟名儒吳公起海徼逢掖爲四輔官斯亦曩時版築梲軨之遇已余觀東苑賦詩渢渢乎卷阿梧鳳遺風迹其與諸儒登對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其志尚固有以結　主知矣雖不登于大用然以鴻漸之翼振羽上林道承際會與日月並垂不朽豈非千載之一時乎

國子監司業張公智傳　黃佐

張智字玄略延平順昌人元末父昇元以神童薦補太學授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群兒爲嬉戲之事必正色端謹如老成人侍父學於南昌長益勵志問學慨然歎曰采玉必於崑山探珠必於滄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即日挾策入元都交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閩省機務省臣承制授智同知衢州事已而知事勢不可爲浩然退居建居建陽崇化里洒掃一室置古今書籍其中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未

常熟門外鄉巖舉人企蔡之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爲湖廣夷陵州學正凡九載以內艱歸辛未服闋入朝尚書趙勉言其學行　高皇帝亦訪知其才可用遂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即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智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未幾實授右侍郎秉禮不遷綱紀秩然人皆歡服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者至嬰顯僇　上勅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人以稱其

任而卒少見其效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
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古先
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督請首行于
太學從之督尋奏言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
監不中者罪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
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
勸懲也　上題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
年論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
無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
歸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壬申

三月丙子　詔文太子喪命禮部議喪禮智上議曰
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
今擬前其宜皇帝宜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
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即日於公署齊宿素服入臨文
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
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
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
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
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內外文武
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

稼皆出於民今祭祀儀物令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
京行禮餘如智議尋以時享在邇令智與翰林院參
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
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須
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
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俻而不作詔從之其所建白
多此類也居二歲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歷博士
建文中歷司業嘗奉　命代祀孔子於闕里永樂初
文皇帝幸學智講周易賜賚甚厚智爲人儀容儼肅
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奬勸老而弗倦丙戌七

月卒年七十有二士大夫莫不悼惜之

司業吳公溥傳　　黃佐

吳溥字德潤撫州崇仁人少從渭南令鄧伯恭游伯恭奇之謂其父思濟曰此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矣弱冠舉孝廉不就洪武丙寅以縣學生受春秋於前進士李源成文藻大見稱賞家雖貧窶而祁寒盛暑不少厭學同輩儕之恒不與校領庚午鄉薦以疾弗果上春官尋罹思濟憂哀毀幾至不起服闋教書以自給永豐羅師程時分教縣學析節與交每稱溥曰篤學古君子也乙亥入爲太學生嘗奉詔宣諭武臣使雲南總兵官賄以文綺不受尋賜

士伍使福建一無所私人稱其廉介比還太學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中獨器重溥爲延譽縉紳間建文庚辰試禮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以溥爲冠擢翰林編修永樂初與修　高皇帝實錄書成陞修撰尋纂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儼薦陞國子司業爲人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禮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之學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於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獵剽襲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古

道爲教如溥者少矣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監國南
京眷遇殊厚欲擢用之竟不果宣德改元通政使陳
璉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甲午設宴公堂溥從容笑
語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舁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
六十有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戒治喪不用浮
屠所著述有古崖集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
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
之知或念溥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狥俗者答曰
遷不遷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嚴
士者皆高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

者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為斂云予與劉以道學問于時亦古朴有文慰天順中以隱士徵授左春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為康齋先生

司經局洗馬掌司業事晁公瑮傳

晁瑮字君石別號春喉開州人性至孝少失恃奉繼母以孝聞及長博極羣籍工於詞賦高古冲雅出漢唐諸名家右嘉靖辛丑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一時海內俊髦悉推讓焉尋任檢討專 制誥修 會典纂綸寄勿多所裁定分主會試旣遴右春坊以父疾懇 疏求養得告家居於城隅之西築精舍奉養其間親卒哀毀盡禮服闋陞洗馬擢國子司業以疾卒於官隆慶二年郡守鄭旻舉入鄉賢祠

國子監司業澄川沈先生淵墓表　于慎行

先生諱淵字子靜別號澄川濟南新城人也世有隱德爲邑茂族考諱雲鳳不及見先生第後贈翰林檢討適母周封太孺人生母黃太孺人皆及先生貴也贈公四子伯源仲潭次乃先生又次季瀾而贈公獨奇先生葬父得高敞地曰必淵也食其報者贈公歿而病痺家且益落昆弟皆出分先生攻苦績學讀書城南寺舍寒則自構篝火僕被衽宿日以爲常既舉進士選爲庶吉士數括試等丁卯授翰林檢討其年入館修國史及掌制誥執事經筵凡此非詞林深資

不與以　穆廟登極亟舉大典故亟得焉明年戊辰分校禮闈辛未冊諸侯王報命闕下會　上在東宮出閣以本官兼校書郎入侍萬曆改元用從龍恩進編修其年周太孺人沒乙亥起復故職分校起居進爲經筵講官端慎有儀開陳剴切諸公數目備之明年擢國子司業　上幸太學先生進講尚書賜白金文綺宴於闕門時都試屆期諸生雲集先生攝大司成矩度甚嚴少所假貸貴遊高第凜凜步趨莫敢闕請國學爲之改觀明年春病病三月餘卒貧無以斂予與司徒同邑王公醵諸里大夫宮保張公醵諸同

門友共歸先生之喪而荆孺人上書請卹 上念傳
勞部守臣臨祭如法先生爲人魁梧豪邁儀觀儼然
平生伉直不阿毋論權人必以正對意所不可嶽嶽
見辭色而誠直無他腸不善記人過一語合意輒出
肺肝即或譏之亦夷然不爲意也博極群書文辭高
古尤好爲歌詩體骨遒勁與李臨淮康裕卿結社倡
酬浮白大嘑竟日夜爲歡諸長安遊客爭誦沈太
史倜儻家也吾觀先生學術操行實有其文在漢宋
諸儒中樸直似夏侯太傅勝篤學似石有道介於齊
魯家法稱博聞篤行不虛矣假令遂會風雲致身寮

勿必能據經守古有所匡持决非碌碌浮沉與世俯仰者而天不祐良詘於短筭豈海岱之間風氣使然哉先生生嘉靖乙未九月十七日卒萬曆丁丑四月七日得年四十有三

國子監丞張顥傳

黃佐

張顥字緝熙江西奉新人自幼岐嶷不群性識穎敏從教諭張克靜受尚書得其指歸才譽日振洪武中被薦除縣學訓導詔選于京師適有詔選儒者教武臣子弟吏部乃舉顥等十人應命未幾擢靖江王府教授尋以外艱去職歲壬午內難平復選入中秘與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書成有白金文綺之賜授國子學正丙戌三月朔　上幸太學釋菜禮成御經筵命講宴賚師儒顥亦獲與焉辛卯秩滿陞國子監丞蒞事公勤六館皆敬重之乃條陳百務曲盡物情

而成法益備時北監初建惟司業貝泰署印教尼不行戊戌朝議以輿素諳典章乃奏改北部報可遂兼程以往惓惓經理學舍勸懲淑慝百廢畢興稗輔泰所不逮泰嘗爲南監助教懇懇降意下之且與六堂師儒協恭和衷嚴申學規激勵後進於是諸生數千人肅然敬服莫不以輿爲能盡職癸卯五月卒于官年六十兩京人士多追思其公正無不盡傷大學士楊士奇雅相與作詩哭之輿嘗自以行已直別號慤叟故名其所爲詩文曰慤叟藁藏于家

梁監丞里許墓志銘

楊士奇

永樂十一年六月一日國子丞梁里許以仁卒仲子澤將奉其柩歸葬欽州以國子博士鄒幼亨所狀來乞銘以仁常與教吾郡又聞澤致孝於親惓惓也不忍辭按梁欽著姓以仁自幼愿穎好學稍長選為州學生洪武庚午舉鄉貢明年會試下第充太學生有詔選太學生教郡縣學以仁在選中授吉安府教授後丁外艱起服改國子學正秩滿陞監丞俄祭酒被召在翰林司業闕以仁授命署監事永樂十年也以仁自爲校官旦暮出所縕爲諸生講說暇即自學不懈

在吉安訓導謝子方先生以仁鄉試時座主也嘗同
宦然執弟子禮甚恭私會必侍坐請益必避席子夏
曰仕而優則學後世學者不在於爲己沛一命志滿
氣盈豈復有意自進而求能致禮於所當下者加警
也於是以仁有不同於流俗者焉性質直夷曠與物
無競不祭祭爲明然嗜酒坐是致疾卒時年四十有
五

翰林院檢討掌監丞事林公大猷傳

林大猷字子道仕敏曾孫舉鄉薦授新建教諭勤於啟廸遷國子學錄關洛晉魯之士執經從游無慮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輪番聽講又約日通集太學諸生聽講謂之會講祭酒耿公裕待以賓禮進監丞晝則宿齋講學益勤弗替諸生貧者授衣病者給藥死則躬詰哭殮之或屬其鄉人挾喪歸或捐俸爲買地京師以葬久而力弗能給又以疏告于好義君子俾出貲助焉滿九載陞翰林檢討仍掌監丞事以疾卒于官出府志大猷志行端謹學問該博議論懇惻樊與

後進李之用六館諸生咸哀悼之子夔有雋才第弘
治庚戌進士終户部員外郎

國子監博士趙俶傳　黃佐

趙俶字本初紹興山陰人博通經史爲文遒健名重當時尤明於毛詩洪武六年春被薦至京　高皇帝召與講論經史俶援據傳說貫穿古今每奏對　上輙稱善除國子博士既教胄子隨扣輙應莫不樂得經師　上一日御奉天殿俶偕諸儒侍側召至前諭之曰經學必宗孔子毋以儀秦縱橫詭示諸生也俶頓首謝歸而告誡士子屏去戰國策諸書勿讀自是傳經若文日益彬明年　詔擇諸生之聰悟能文者三十五人命俶領而顓教之且令修詞以漢司馬遷

班固唐韓愈宋歐陽修蘇軾爲法尋於諸生中擢李
騏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多至大用俶自專
師席旦夕誨迪不惓士多成業丙辰十一月乙未陳
情乞骸骨丙申　上御奉天門御史臺左大夫汪廣
洋右大夫陳寧奏曰博士趙俶以詩經施教成均者
四年其弟子爲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部者往往有之
是不爲無功今年逾七十筋力寖衰精神不完願
陛下放歸山中以盡其餘齡　上可其奏加俶官爲
翰林院待制勑吏部給以誥命致仕戊戌俶詣闕謝
上召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曰向爲

兵部侍郎出知萊州卿之子邪對曰是也　上因歎
視之曰卿誠耄矣歸老其家爲宜俶頓首而退初俶
子圭玉官法從時俶作訓忠之書教之圭玉出是服
政有盛名世以俶爲愛而能誨越七月甲辰　詔出
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俶拜謝遂行廣洋及寧皆
賦詩贈俶和者成什同業繼部鳳授簡學士宋濂爲
序李同官暨諸生千餘人送之都門聚觀莫不羡其
榮遇云俶後考終於家年八十一

國子監博士錢宰傳　　　　黄佐

錢宰字子予紹興會稽人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博學能文洪武二年以儒士舉爲國子助教時郡邑弟子員貢入太學者設爲教條限以歲月責其功教助教與博士程其課業而升降之既升舍乃得選登仕籍然士方畏懼爲法所繩惴惴莫有樂學者宰爲人雍重和易諸生每一就之輒戀戀不能舍以是爲時明師十年三月己卯朔以年老陳情乞休　上許之勑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　勑曰朕昔戡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助贊之于弟凡民之俊秀莫不從

學教之以經史六藝則體道用布列中外以共保太平於無窮國子學助教錢宰學問老成訓導有方在學敎年久有成效朕方嘉諸生有所矜式而年踰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以裨治政庶幾不愧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宰既歸精力猶壯宣

上德意有從之游者輒開迪不倦遠近宗之二十七年四月

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注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

命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宰及致

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聶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
之是年四月至京師入見　上諭以正定書傳之意
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
成　賜宰等鈔宴其上人各需醉獻詩以謝　上覽
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
歸者先遣之宰與敬尚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　上
喜曰縣翔諸耆宿爲能殷懃其書視之九月己酉
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有司梓行之賜宰等宴及鈔
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壽九十十六初宰嘗病
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學古詔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

十九首且爲補其未純者詞林稱之所著有臨安集

國子監博士石光霽傳

黃佐

石光霽字仲濂揚之泰州人少穎異兼讀書五行俱下元末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滯江淮光霽從之游以寧博學善屬詞尤長於春秋嘗與大梁張氏訂定春秋經說而序之其畧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以疑經噫其亦惑矣故以寧成經通缺三

傳無用咳起光霽訴聽講解至忘寢食嘗書其後以寧見而大嗟賞之洪武十三年光霽以明經舉爲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髦士多從之游戶外屨恒滿十七年陞受春秋博士作春秋鉤玄二十卷以闡明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光霽感以寧授受恩義旦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槀散落光霽遣其子徃維揚蒐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之後以寧子炬貢入國學以其文槀示光霽光霽一一見悲喜交集復捐俸梓行焉論者謂弟子篤誼如光霽者世所罕見也光霽亦工爲詩每一篇出學者諷詠岧若膾炙不厭云

國子監博士義烏王公紳墓表　　王汝玉

仲縉諱紳姓王氏其先太原人初遷祖彥超爲周鳳翔節度使始由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今王氏遂爲義烏人十三世祖𡇒從安定胡先生遊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得官思陽令其後子孫皆業儒辭膴仕詳著王氏家乘考禕字子充以文行重海內與潛溪宋先生齊名大明初擢儒臺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臨漳二郡後朝廷開館修元史召爲總裁官尋擢翰林待制使雲南伏節死時仲縉甫十三歲聰明過人落筆爲文沛然不可禦將十伯氏敍事母夫人何

氏晝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綴亦沒仲緍獨綜理生
産作業勞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視世務瑣瑣無
足動其中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旨
歸曲而暢之觸而引之縱橫磅礴出入上下務探賾
其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即器之曰吾友王待制
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逮蜀王尊賢下士聞
之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仲緍痛先待制死節蠻徼
遺骼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
至雲南訪求不獲從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
者爲之泣下霑襟述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旣還王慰

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君無何有以仲緍名行薦者徵詣天官授國子博士諸生方翕然嚮慕而仲緍不幸卒焉寔洪武庚辰十一月丙午也享年四十有一仲緍平生無他嗜好惟喜為文章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昔勝國之季海寓割裂光嶽氣分不完學者所習疑変靡極矣待制公以豪傑挺邁之資力斡時弊追古道而及之倡為雄偉閎大之辭際皇朝龍興之運俾天下後生晚進有志斯文者讀之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不知心目開朗也及持節使絕域慷慨狥義視死如歸遂使倔強獷酋凜然知中國

威風氣燄之可畏逆王師南征勢若破竹而六詔款
千里咸入版圖公實有功焉僉謂天之佑相盛德不
在其身必在其後人仲緒年富力強學篤而行修其
來者殆未艾異日必能繼厥先緒成一家言以黼黻
皇猷鳴國家太平之盛夫何未及中壽而遽奪其生
焉葬之五年王汝玉氏悲待制公不昌其亂仲緒之
不遂其志而表墓曰天之於人賦以才者或不賦之
以壽豈二者不得而兼有邪抑亦抱儁偉之才者能
漏造化之機先事物之兆非特為人所忌嫉鬼神亦
將忌嫉之邪夫亦天下之事有不期而相值邪若仲

縉之才之壽其必居一於此矣余不得而知也待制
公英靈在天地間與日月爭光而乃靳嗇其報竟何
爲哉竟何爲爲哉

國子監博士羅師程傳　　黃佐

羅師程名恢以字行吉安永豐人六世祖武岡教授開禮宋季勤王死節世以儒業承家師程幼穎敏五歲失恃既中力學居父喪哀毀骨立襄事惟謹事兄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癸酉薦授撫州崇仁縣學訓導嚴師弟子禮勤於誘迪凡經造就若悉得爲聞人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貴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遂

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於義未當宜歷敘聖王廟疏奏不報其持論正大多類此秩滿膺薦入史館兼校閱學經籍兩與纂修　高皇帝實錄永樂初歲事賜白金文綺歷國子學錄師範端嚴前後受業者千餘人二成祖祀太學賜襲衣預筵宴滿考遷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陳乞致仕時　車駕巡幸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躬臣封事率未敢請特爲遣使上　聞得旨俞允時論高之司業吳溥嘗游其門率六館師生數千人祖送之觀者塡道時人莫不羨其榮師程德性忠厚儀矩

歲蒞墓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辰時祭慨感愴泣下
誠於接物於人無疏戚長幼言談表裏如一既斷絕
述城府日與親朋登臨觴詠而詩書之訓考索之勤
未嘗少廢掇拾先世遺文訂輯族譜梓刻以傳於家
事澹然弗顧也一日忽召子孫語之曰吾覺神不守
舍其將逝乎時天初曙啟戶視之有頃卒年八十有
二自號雷菴有寫心歸田諸稾藏于家

國子監博士孫貞傳　　　　黃佐

孫貞字宗正南昌豐城人先世有勲于母姚夫李氏者遂冒李姓至貞始復焉貞穎異力學爲縣庠生時教諭劉子彥深器重之授以毛詩又從鄉先輩學士朱善進士黃德潤游益有造詣洪武辛未貢充國子中癸酉鄉試甲戌登副榜者百六十餘人詔三等銓之貞得教授紹興　高皇帝進諸上等者近陛前諭以教郡之道且命吏部錄其名以俟擢用貞銳然思副　上旨至官即振教規務行公正有施御史者按郡甚嚴私於綸事徐氏子既令充增廣生又升而廪

勝之貞諍不可御史氣爲沮郡官皆從旁私語使姑許之退可改行勿與面質貞曰君子與人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御史知不可奪遂止其作育諸生旦夕講解不倦一日遇相者言貞將有憂至貞即心動求歸省親行次南昌而父已訃聞矣居喪哀毀踰禮服闋調漢陽時科目久乏貞教之尤力後當賔興赴試者十二人惟一人下第及奏教績爲諸郡最府有張通判以廉介稱坐事繫獄都憲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白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詔下教授得薦賢貞即舉張遂擢按察僉

事裴貧甚無所於裴貞即資之行永樂紀元貞秩滿
陞國子助教嘗謂學須以靜爲本因立家教以示法
於是闢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其上親授以經諸生效
之多成材者時博士黃彥清與貞連居因熟其從子
金蘭後彥清以姦黨沒家金蘭爲貫池典史坐累至
京失所歸貞館之三年有不足輒周之或傳言將罪
彥清鄰佑又謂將罪金蘭佑至貞皆恬不爲動同鄉
楊伯震爲長蘆運副得罪自獄中出病疫無復人色
舁至貞門欲托寓焉旁舍懼其相染也唆家人固卻
之伯震遂露臥廡下貞歸聞之嘆曰人各有命病豈

能柒邪亟命移入病卒以愈其好義多此類也助教考最轉博士陞從七品祿時太學官屬傑然著賢稱者不過四五人與論推貞為之冠祭酒胡儼司業貝渫重其文行益遣子受業貞嘗署監事監生在歷有事故不在官者所司移文問狀六館紛然莫知至經旬不得報貞乃作類姓簿各錄姓名籍貫班次欲求其人索姓下即得之監中稱便遂為定法署事一年而解得　勅命授修職佐郎時子日良為御史同居每夕歸必問今日治何獄當則喜有不當輒切責之以是竟能其官日東為翰林編修分月俸致養卒不

入升斗爲已費壽以欽賜銀幣不發封輙還之而報
以書曰我俸恒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曰僉曰
謙亦爲教職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曰温有
桑梓之托取外甥鄂在恭以足之其後四子皆有成
在恭亦第進士爲御史當時稱善教者必曰孫博士
孫博士云宣德初奏乞歸省其母時母年八十貞亦
近耆矣始有退休之志明年遷任又明年秩滿詣行
在請老不允尋以曰恭官封致仕歸養朝夕娛侍親
側不舍非國慶及鄉飲酒足不至縣門諸省聘典鄉
試文衡皆辭不赴及丁母憂築館敷山之下鄉子弟

多從之遊後三年曰讓在祁門迎養又二年曰良出
守重慶復迎養貞皆樂赴之及歸自重慶嘗謂人曰
人生貴考終命耳壽雖期頤而苦疾篤非福也願逝
時恬如睡覺於我良快正統五年五月果無疾而卒
年七十有五貞存心端謹自奉儉約接事必慮始終
故歷官四十餘年夷坦如一初為國子生時與郡人
盧淵同舍及爲武臣誥與王事夏原吉同事教給與
時與郡守李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至尚書貞
未嘗一至其門其自守如此先是卒前數月寄書曰
恭言其得病近稍差而四體未寧日恭亦心動懇乞

歸省乃俞允奉 命行至南昌哭貞討如貞昔哭其親焉人皆異之貞所著有竹齋文集

國子博士王君復原墓表

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字子復洪熙元年九月某日卒於官王氏家泰和之西鄙世業書詩為儒師自其祖父以上皆不仕父志德積善殁喪子復雖少不以孤窘而怠於學晨夕寒暑自策勵稍長聞同郡謝子方先生深於易累湅從之謝講下生率常百數人輩而馳騖文辭進取之習得其支葉者為多君用志沈潛必探求本根者僅十數翕子復其一也子復是時已日有負挾出圭角謝先生亦奇視之洪武丙子選江西鄉試第七後四年會試禮部選教官第一授

廣東化州學正時嶺以南郡縣學比比乏師子復盡
心其職化州之學者始有所興起而浸漬及其旁近
縣學亦多九載最陞七品依仍傅士職預修五經性
理大全諸書書成受恩賜及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詔簡有才識通史學者館閣擬子復未奏而子復得
風疾遽不起子復為人儉約質率無崖岸嗜為文章
在監學十餘年求文者日接踵戶外未嘗有厭倦意
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王氏於余還往之厚
者子復及其弟敬先敬先為人率直闓爽惇義薄利
前二年敬先歿于蜀余每與子復追憶之而悲豈謂

於今又悲子復也則余之爲此文也友道之感何獨
子復哉何獨子復哉

大學士徐昌國墓志銘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生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飄飄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之榮不踰旬蔓草

雜而益繁鴟梟虺蜴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讀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呂國言不協竟沮去異日復來論
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
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
翅日吾累黜吾背而游心於玄塞兌歛華而靈株是
固斯亦去人之藐藐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何也守
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黙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邪
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無跡者非所
以識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
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
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

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
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
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超舍於其
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
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
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
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
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
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
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準

犂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殁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殁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奸巽都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

親以爲讖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
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
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
詞中廼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
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
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
誌

國子監助教貝瓊傳　黃佐

貝瓊字廷臣嘉興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尤長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竝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高皇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體濂者瓊乃作釋奠解解曰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爲聖人也柰何曰庖羲氏闡

天下之丈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
天下之變此爲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何如曰孔子不
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
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
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爲先
聖以孔子爲先師奚爲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
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
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

釋奠日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盡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同也是唐虞夏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于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厯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

及於三王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衣暑無葛饑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侁無醫藥以濟其夭死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為缺典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所謂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爲百王之宗主萬世之所
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學有廟然其
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
已然虞世南韓郁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
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
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
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
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于庭其所以尊孔
子者又豈以是爲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爾太祖
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觀禮之髙帝明帝

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爲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

孟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侹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爲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旣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特之其持正論類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勳臣子弟頃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於家有淸江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國子助教聶鉉傳

聶鉉字器之清江人登辛亥進士第授廣宗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爲劇父老對曰適歲旱蝗食之役繁此爲劇鉉嘆曰民病而不上聞非所以事君也即奏之朝

上遣使覗災傷悉蠲其税民大悅秋滿入覲上洪武正德詩南京賦授翰林待制以老疾辭不許改國子助教遷翰林典籍尋復爲助教洪武十三年以老疾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將復用之以年齡益高擇便地授廬陵教諭終其身

國子監助教金礪傳　吳錫附　黄佐

金礪字汝用杭州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登乙榜授教職九年秩滿當陞需者久之永樂庚辰擢國子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詔寘諸太學無所於儲礪慮其敝乃聚米簞為是屋中置架以度焉旦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漬敗故梓刻得傳至于今者礪之功也大學士楊士奇雅重之礪為典籍九年秩又滿乃書最以去士奇為文以贈焉既歸省先墓及復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恬靜安職絕無外慕人以為賢云同時吳錫字用庶

撫州金谿人烈母周守節不二時以孝節稱學士劉三吾爲之立傳錫九歲不能行而警敏嗜學以薦授國子學錄時醴泉出神樂觀上孝感詩　賜乘傳還鄉所著有時雨集曹監長編稱爲錫序而行

翰林檢討兼國子助教羅君名中墓志銘

蕭鎡

君諱名中字伯初姓羅氏吉之吉水人也爲國子助教以績最擢翰林檢討仍教國子在職二十年儁廊太學者凡再皆賜襲衣重以冠帶至是君方慶幸以謂遭逢之盛而果得疾越三月竟以不起景泰二年二月乙亥也壽六十有九君自幼力於學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淹貫入廬陵邑庠爲諸生永樂辛卯中江西鄉選小錄刻其所作見者咸嘖嘖稱嘆以謂不可及遂以知名于時會試中乙榜授陽江訓導

陽江士習素下君至進生徒於學時省而月試之未
幾其化翕然取科貢者接迹連丁外內艱服除陞諸
暨教諭其教一如陽江由其門而出者益衆蓋又九
載而有國子之命國子諸生聞君至執經就問者相
屬然君不獨勤于教尤以古人詩辭自喜求者之屨
日滿外戶而君所以應之者不厭雖不持禮幣來者
率與之未嘗介意也以故名公顯人往往愛重君爲
之鼓舞其没也相與痛惜之羅氏由長沙凡三徙而
至廬陵之梅林有日重道號養晦先生者當信國公
勤王時實率族衆從之文公被執乃辟地吉水之同

水鄉曾祖某祖敎然父文道俱顯德弗仕母彭氏兄弟三人君其長也二弟曰肇初曰思初君屢徙其居所至必置買田宅始由同水谷坪僑居里之富盛既而仕諸暨又家諸暨既又葬其父長沙之寧鄉亦植業焉於是命其弟肇初居富盛思初居寧鄉其子珪環則居諸暨君為人灑落不羈於事若不經意至論古今文章高下時人之得失事理之當否歷歷如指諸掌然頗惑方士之說謂丹砂可製為白金鉛汞服之不死余嘗力辨之雖面從余言然終不悟也有餘貲輒為術者取去卒之日家無十金之儲

國子監助教司馬君軫墓志銘

宋司馬温國文正公本家陝州夏縣之涑水鄉故世稱涑水先生至其六世族孫閑國伯伋隨高宗而南築紹興之山陰族滋茂　國朝有諱節者仕知平陰縣款政豈弟民懷之君諱軫字式古平陰之子也方孩時狀貌已偉然言動不類嬰孺平陰大器之長入郡學嚴重簡默儕輩敬憚之既累困名場文益華暢聲稱藉然以鄉選登乙科授蘄州府學訓導蘄士久弗克解君誠誨而嚴課之餘厥良為講解疑竅加勤而其尤若董越至與其子亞同蘇修均服食故士皆

感奮遂破天荒而越登進士一甲第三名擢翰林編
修特學且傾圮君欲與之白于巡撫都御史韓公雍
公委之經營僅半載而廟廡堂齋皆煥新公至稱其
才不置陟鳳陽縣學教諭誨士與學一若在顧時其
士與學遂爲一郡諸邑冠再陟國子助教授階修職
佐郎卒於成化己亥五月二十又九日壽六十又五
子亟以進士歷遷監御史著聲績將貤封進階而君
不待矣君別號端齋所著號端齋杜撰亟編爲十有
二卷藏于家君有大志恒以古豪傑自期許欲策奇
勳茂烈以膏當時照後世而竟見老於函丈弗獲布一

籌以給方官顧時寧都縣豪有昆弟相仇者各聚衆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與敵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常恨無地自效今承命敢後即日携一童躍馬走寧都萬山中入豪第爲明天倫示國法啟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見巡撫君力勸赦豪罪而貰其餘卒自新於是衆稱君逮今未脫牙頰間而孰知其素蓄之淵宏此何足介蔕者哉嗚呼希矣

國子監助教羅用俊傳

羅用俊字舜臣吉安泰和人自少遜志力學領鄉薦會試中副榜當就教官時年二十三於例得辭用俊輒援職除浙江青田縣學諭陞安慶教授秩滿陞本監助教爲人孝友嚴正重義輕利所至以身爲教士敬信之去則立主祀于名宦祠在南監日久模範端重公卿大夫咸加尊禮不獨諸生而已年六十致仕杜門却掃好學不倦其庭訓以嚴容慈三子皆登進士顯名天下人比之河東三鳳以子貴累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卒年八十七訃聞賜祭葬

薛助教俊墓志銘　　黃綰

國子助教薛君志將以求道行將以遂志毀學乎聖賢之域年五十一而卒其弟尚謙以狀來請銘狀君諱俊字尚節號靖軒世爲揭陽龍溪之薛聖人高祖艮曾祖田父蘂俱有隱德娶曾氏弟五人曰傑曰侃曰僎曰備曰僑侃即尚謙行人司行人僑進士子三人曰宗鎧曰宗銓曰宗鐩宗鎧與僑同科進士貫溪知縣君自少穎異端成不事嬉游五歲從師授書入耳即成誦又能盡誦諸童所授書放塾歸有代樹横道者衆穿樹隙而去君獨立竢道通而行衆奇之君

善問難師或不能對更數師師皆無以教聞鄉人陳
琨有理學往從之遭鄉達帥公某于途拱而俟肅進
師賀其師曰此子他日必大成年十九補郡庠于翁
家貧授徒為生束修所入悉歸父母凡游其門皆循
循雅飭一日其父謂曰吾老且病諸弟稚弱萬一不
諱將柰何公對曰後在大人弗憂弘治甲子領鄉薦
報至父卒君居喪哀毀盡禮既釋服雖遇吉慶不用
聲樂事母益謹教撫諸弟愛而有法終身不析居一
錢寸帛無所私正德戊辰領乙榜授建江訓導奉母
以養攜二弟一姪延師教之祿薄不給不以為歡諸

生有餽辭受惟義又察其貧者而周之日久親爲蕭
解居七載士習民風皆變雖傜宋亦爲之化焉提學
楊公子器知之以闕清古田二邑缺匱鮮才委君攝
其秀克學員皆得人又爲之備其祭器助其冠婚及
還兩邑生臚之弗受邑宰持金贈之亦弗受楊公益
重之待以賓禮乙亥陞玉山教諭去之日襄蕭然
玉山士習尤弊君至人猶弗信久而漸變諸生中有
箕其豆相然者恐君知而改之卒爲友術學宇災廢君
白當道修治之凡工役皆出君自處於是祀宮經閣
菜舍門廡煥然一新而無甚費者丙子陽明先生過

玉山君遂執弟子禮問行己之要先生曰自尚謙與
于游知子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君曰俊未知學但凡
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先生曰依理而行是至
與心猶二也當求無私行之則一矣君乃有省自是
所學遂進是歲聘典湖南文衡未幾陞國子助教時
已病聞母喪董藥不入口奔至貴溪子宗鎧官邸卒
病且革猶與宗鎧講學不倦泊然而逝實嘉靖甲申
七月二十二日也昔孔門論弟子之入道者而曰柴
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他日又曰不得中行與
之必也狂狷乎蓋聖人之學以無私爲本至誠爲極

愚魯辟喭與夫狂狷雖或氣質之偏然皆非私心所
爲研磨而至之故皆可以入道又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又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鄉原者德之賊
也惡可以言道哉若君氣質樸茂孝友仁恕久而彌
篤接物何煦愛人猶己人或有求傾囊無吝皆出性
情之真而非色莊取仁者矧篤志勵行孳孳于道非
聖門之所取者耶奈何天奪之壽而未底大成於乎
死矣悲夫侃僭宗鎡皆陽明先生門人世家其學云

國子監學正蘇伯衡傳　　黄佐

蘇伯衡字平仲浙江金華人其先本眉州九世祖宋尚書僕射文定公轍轍長子徽猷閣待制工部侍郎遲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絶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悍敷腴人謂有祖風致元末舉鄉貢進士入國朝歲丙午選爲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負之敢後嘗因公試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大務品第精嚴多士翕服由是駸駸向學成均多俊古通今之士矣嘗著[illegible]說四十首學者爭傳誦之其

論教學尤有卓見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詣丞
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　天子左右備顧問
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羸疾雖麤通文史然大體
奏對失措將速刑僇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强已而吏部將別奏官之伯衡念去親日
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
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
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
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玆乎伯衡謝曰

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
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游者皆四方
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
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既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
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
也傳學飭行爲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徵疾廢
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　召至京師甫就舍館自宰
執以下咸躬禮往候詢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編修
時明日入見奉天門　上屬曰久之既退問群臣皆
述其所對以聞　上然之賜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

遣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考試官事竣復
辭歸竟以壽終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
貌不踰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
止山立雖寒暑風雨利欲紛華皆不之知故能覃精
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
有集六卷宋濂劉基序之以傳於世

國子監學錄蕭執傳

黃佐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吉安泰和人世爲儒家祖夢得有文行嘗應舉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識務廣讀書於武山以家學領洪武辛亥鄉薦上第選爲國子學錄令分教公侯卿大夫子弟每因其材質與之講解多所造就執蓄學日富尤長於詩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　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　爲諭齋宮中官春　旨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翰林應奉傅藩等十

二人趨出所居齋廬遵輦道傍逕趨入齋殿以見時
上新服綱常紗巾神慮閒適顧問曰今兹祀事是將
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
有賦詠以來因命賦殿下椰檜併荷露退而詩成以
次呈獻　上親覽論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官
傳言令賦詩者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絺綌一俾各賦
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　上閱其詩喜動於
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
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爲其爲　上所寵眷如此贊
教既三年念其親且老慨然力丐歸侍凡三四上乃

得請既歸鄉之于弟以其教太學有成也乃相率闢門修葺從之遊來者日衆於是里士蕭澥舉與蕭學文韋倡義爲建義塾且買汶溪之田以資館穀廬陵王伯衡聞而韙之說以山木穀粟助相與落成之其道義孚於人者如此執天性至孝旦夕不離親側規汶廬墓三年免喪乃領邑教誘進後學孜孜不倦申國公鄧愈統兵勦龍泉草寇將變連泰和執詣軍門陳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玉石之焚有别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于世

國子監典簿蕭邦現傳　　黃佐

蕭邦現者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母責之曰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現泣拜受教於是夜則誦書日則聽講聞曾子養志之說益思求養父母之志者惟在成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有學行者必摳趨求教焉久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學訓導每得俸給必製衣服備甘旨以奉父母扁其堂曰養志明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簿時博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恒往聽其言論焉每得紳一言輒識之不忘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

者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之其趨向類此祭酒張題宗司業張智禮重之亟稱其孝云名公鉅儒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册梓行以易其家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國子監典簿趙魯傳

黃佐

趙魯字尚確紹興山陰人明尚書宣德初膺鄉薦名在高等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服其不阿正統十二年乃陞國子典籍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日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沂名對之坐談閒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敬宗與魯詩見棟群書萬玉林縱觀窺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花奏絲琴但學古人敦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寄烏時時送好音又之還典簿益勤歛

盡職不以爲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裝書數百卷而去

卷之七十三終